

## 暮悲邸 - 鬼屋驚魂 第六篇：不要死了 (Don't Die)

原作：Mira Grant

譯者：南極熊

在邁勒提斯的習俗之中，擊鼓並不算是一種真正的藝術形式，與塞洛斯許多的其他地區不同，在那裡從未響起過戰爭的鼓聲。當戰鬥的號召響起時，響起的會是踏地的腳步聲和刀劍互相敲擊的節奏聲，而不是敲擊在皮布上的聲響。當尼科在第一次聽到凱德海姆的戰鼓聲開始響起，號召著那個時空的人們參戰時，幾乎是被嚇到驚慌失措的程度。

而現在，(他們)的頭感覺就像是當時其中的一面鼓一般，被狠狠地敲打到令人感到噁心不已的程度。(他們)呻吟著，嘗試著移動。透過緩慢的動作改變著位置，趁著鼓聲的節奏間隙時移動，(他們)終於能夠抬起頭來。再接下來，便只是簡單的強迫(他們)自己睜開眼睛，在疼痛中眨眼到能視物便行。

(他們)的手及腳仍然是無法動彈的。(他們)被牢牢地綁在他們目前所坐的椅子上，雙腳壓抵在堅硬的石頭地板上，雙手的手腕被粗糙的麻繩交叉相互固定住。當(他們)試圖要移動手臂時，麻繩會咬進(他們)的皮膚裏，(他們)被牢牢實實的抓住了。

(他們)在腦內不斷的鼓動中咬緊牙關，輕微、緩慢地轉著頭來環顧四周的情況。哪失被綁在(他們)左邊的一張椅子上，負責網綁這年輕鼠人的那個人用了太過的多繩子將他給層層包裹起來，以至於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繭一般，再加上有一個老鼠的頭伸出來在上面。這個畫面不知為何令人感到不安，於是尼科移開了視線，但由於速度比(他們)想像的還要快。這個動作引發起新一波的疼痛席捲了(他們)的頭部，同時讓(他們)的胃也跟著翻騰了起來，(他們)強壓下一聲呻吟聲。如果(他們)的抓捕者還沒有注意到(他們)已經醒來的話，(他們)也不想自己發出通報。

飄萍則被綁在(他們)的右邊，她的手臂和腿都被跟尼科一樣的捆綁法給綁著了。在她再過去幾英尺遠的地方有一張桌子，靠著房間的牆面，桌面上放著他們的武器，如同按照儀式一般，是被仔細整齊地排列好的。牆壁本身是某種深色的木頭，新鮮到上面仍留有著紅金色汁液流下的痕跡，聞起來混著糖和死亡的味道。

飄萍的眼皮在輕顫著，尼科又再次冒險環顧四周，打量著房間裏的其他部分。房間中央有一個用花崗岩製成的底座，大約和尼科的腰部一樣高。遠處的牆壁上還靠著一個巨大的石頭祭壇，上面佈滿了條紋和污點，還有一些看起來顏色太深，不可能是從牆上掉下來的斑點，想到這尼科渾身一陣顫抖。

他們在之前的房間裏看到的那些堅硬且棱角分明的蛹也在這裡，包圍在白色棉質的線絲網中懸掛在靠近房頂的位置，時不時的會抽搐一下，它們的主人深深陷入在夢中又或是準備要醒來了。

尼科並不想在它們孵化出來的時候還待在這裡。

視線中沒有看到其他人，看來這裡只有他們三個人。尼科轉回頭看向飄萍。

「噓。」(他們)小聲說道。

她睜開了眼睛。

「妳能聽到我的聲音嗎？」(他們)低聲說道。

「是的，」她回答著，聲音輕到幾乎快聽不見。「其他人也可以，先保持沉默。」

尼科皺起了眉頭，她說得確實對，但(他們)並不喜歡她的語氣，尤其是當(他們)的頭還在轟鳴著，並且才剛被他們在這棟房子裏唯一的盟友給背叛了的時候。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可以看出她是被十分牢靠的綁在椅子上。假設他們的情況是相似的，那花點時間討論並嘗試找出如何解開這些結應該是不會錯的選擇。

繩索似乎被拉到十分緊繃，沒有任何的鬆弛。尼科用力拉扯著，但仍無濟於事，然後召喚出一塊比他們的小指稍短的小碎片，開始鋸著繩子，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似乎沒有任何真正的進展。(他們)又看了哪失一眼，只見他的眼睛睜著，眼中反射著房間裏昏暗、看不到來源的光線。他看起來並不像是感到害怕，更多的是對即將要發生的一切都放棄對抗了。

「哪失？」尼科問道。「你還好嗎？」

「他們都走了。」哪失說道。他的聲音低沉，幾乎是空洞的。

「邪教徒們？那很好。這給了我們幾分鐘的時間來弄清楚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是我的朋友們、我的母親，他們都走了。」哪失突然惡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我是和四個在家鄉認識的無孤幫眾一起來這裡的，他們不肯讓我一個人來。他們都是很聰明，動作敏捷，而且很危險的人物，但是他們都走了。這棟房子奪走了他們，但是是我帶領他們進來這裏的，如果不是因為我的關係，他們就會安全的和家人在一起，這一切也都不會發生。」

「你說過他們絕不會讓你一個人來，這就意味著這不是你的錯。」

「如果我是事情發生的原因，那就是我的錯。」哪失堅持著說道。「當母親的卷軸消失時，我只是——我無法拒絕不去跟隨她。」

「你跟著她，而他們跟著你。」尼科說道。「在我看來，那些偷了裝著你母親卷軸器皿的人才是這一切的罪魁禍首。」

「而且為此而感到高興，」一個新的聲音說道。尼科聽到後僵住了，在繩索允許的範圍內盡可能地轉動(他們)的頭，徒勞地試著想要看到(他們)的身後。雖然不起作用，但是其實也沒必要，因為幾乎是就在下一刻，那位為首的祭司長走到了(他們)和飄萍之間，手上仍然攜帶著他的書。「飛蛾會被光亮引誘，但是光是無可指責的。飛蛾只是做著它必須做的事情，被生存本能和飢餓控制著一切。祝福門檻，祝福火焰。」

他身後爆發出一陣低沉的嘀咕聲，其他的邪教徒們附和著他所說的話。尼科睜起了眼睛，(他們)無法判斷溫特的聲音是否也在這一片聲音之中。

「你等將會受到偉大的祝福，」那為首的祭司長說道。他的體型並不高，勉強可算是中等，說話也輕聲細語的，他的眼鏡上佈滿了細小的刮痕。他在俘虜們和底座中間停了下來，打開他的書。「你的知識將會被添加到偉大的清單之中，我們將利用它引導噬界主宰前往去他下一個盛宴的地點，萬物都會知道被他所關注的光榮感。」

「你是什麼意思？」飄萍問道，這是自從她警告尼科保持沉默之後第一次開口說話。

為首的祭司長將他的注意力轉向了她的，另外的三個人穿過她和尼科之間，朝著底座走去。他們共同提著一個方形盒子。當他們把它放在底座上時，頂部打了開來，多美代的幻影也跟著出現了。

「母親！」哪失失聲大喊。

多美代的幻影把她的臉別開。

「沾染在你身上的各個世界的塵埃，數量如同天堂裏的房間數量一般多。」為首的祭司長說道，目光聚焦在尼科身上。「那些還沒有知曉門檻，還沒有感受到火焰的地方，通過你們，我們將會被引導到那裡。通過你們，我們的主宰將會奠定好他的根基，他將展開龐大的盛宴。」

尼科盯了那個男人一眼之後，更加用力地拉扯著繩子，但是一切都沒有改變。

「聽取到故事是一回事，但是能夠直接享用那些旅行到過那些遠方的人們的肉體——你真是一個福音，就只因為這一個，」他把注意力轉向哪失，平靜地微笑著。「而把你召喚到我們這裡來了。我們將會贈與他重生的禮物，他的蛹已經準備好了，而他將會永遠的侍奉噬界主宰。」

哪失憤怒的露出他的利牙，此時他們的身後傳來一陣騷動聲，一直到溫特推擠著到了房間的前方，直接停在祭司長面前才安靜了下來。

「那我呢？」他質問著。「你答應過我——」

「我向你許諾了我在很多年前，向我的瑪麗娜同樣許下的諾言。」一個新的聲音低聲說道。它彷彿像房間邊緣的絲綢一樣薄而纖細，再被分切成數百層，然後這些薄層再聚集回來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合唱。尼科腦袋裏的轟鳴聲消失了，反而是被那一股耳語聲給淹沒了。只要有那個聲音出現的地方，就沒有其他的聲音能夠存在。

邪教徒們都跪倒在地，所有人都彎下腰，將前額壓在地板上。只剩下溫特還站著，但是他並沒有轉過身。

「我答應了會實現你最期望的心願。」那個聲音繼續說道。一道光芒緩慢的在他們頭頂上的陰影中顯現出來，是從被噩夢中給吐出來的巨大飛蛾的身體所發出的光。它的翅膀與它周圍的牆壁融為一體，用來形成它們的物質彷彿是直接從在它周圍石頭中生長出來的一樣。伴隨著它出現的是一

種冰凍的寒冷感，只看了一眼便瞬間深入到尼科的骨頭裏。說話者轉過它那個巨大的頭顱，複眼式的眼睛閃閃發光，嚴肅地看著溫特。

「是你。」溫特說道，語氣中夾雜著敬畏和恐懼感。

瓦伽沃並沒有能用來微笑的嘴唇，但他點頭時仍能感覺到表現出來很高興，羽毛狀的觸角隨著這個動作搖動著。他將自己的一根纖維般的卷鬚伸向他的祭司長，輕輕推了推他。這不是在踢他，祭司長抬起頭站了起來，站到了他的神祉旁邊。

「是的，」瓦伽沃說道。「你認識我。自從我在黑暗中呼喚你時，你就知道是我了，因為我是這個地方唯一存在的光源。你是自從我的瑪麗娜之後，第一個以適當的貢品來回應我呼喚的人。」

「是的。」溫特低聲說道。

「用四條生命來滿足你的心願，我就能跨越四個門檻。」

尼科猛地抬起頭來。「你在樹林裏那時所告訴我的那個朋友，」(他們)說道，並沒有刻意試著壓低他們的聲音。「那個已經走了的人，你最要好的朋友。」

「她怎麼了？」溫特問道。

「我們這裡只有三個人。」

溫特沉默了。

「你為了完成自己的心願，將她奉獻給了怪物。」

「你也會做出同樣的決定，」溫特說道。「在暮悲邸中迷失了夠久的時間之後，你也會不擇手段地尋找自由。」

「藉口。」飄萍厲聲說道。

「這是事實，」溫特說道。「當所有的希望都被破滅時，就只會剩下事實。」他把注意力轉回向瓦伽沃。「為了最終能夠逃脫這裡，我願意付出任何東西，所以我付出了更好的東西。」

「那是什麼？」尼科問道。

「我付出了我所有的一切，現在讓我走吧。」

瓦伽沃大笑起來，聲音是扭曲而破碎的，他將和牆壁融為一體的雙翼張開到最大。當他再次折疊它們的時候，在他身體的底部，也就是在他的腹部與通往房屋更深處的樓梯頂部相交的地方，出現了一扇門。

這扇門和其他的門是一樣用櫻桃木所製成的，門框上雕刻著飛蛾和象徵豐收的花環，在門孔應該所在的地方有一個滿月，觸手的圖案從月亮的邊緣向外延伸出來。溫特盯著它看，就像一個飢餓的人面對眼前的一頓盛宴，但沒有任何動作，他轉而看向瓦伽沃。

「我可以走了嗎？」他問道。「你答應了？」

「我遵守了我的諾言。」瓦伽沃說道。溫特衝向那扇門，但是太快了——以至於他被地板的裂縫給絆到而重重地摔倒，雙手和膝蓋著地。瓦伽沃和邪教徒們在他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時，也都沒有出手幫助他。他們只是看著，並默默地評判著。

尼科再次用力的拉著(他們)的束縛，但它們仍然是像剛開始時一樣那麼的緊繃，並沒有任何鬆動的跡像。在(他們)的身後傳來了木頭撞擊在肉體上的獨特聲音，伴隨著一聲尖叫聲，然後一個熟悉的聲音淹蓋在一切之上，只聽到泰瓦大聲喊道。「這樣可不行，沒等我們就開始了戰鬥！」

一個邪教徒從尼科的旁邊飛過，撞在了牆面上，顯然是被人用力給扔到了房間的另一邊。另一個可怕的身影出現在他們旁邊，它的外觀形狀像是琦夢，但與琦夢不同的是，它的皮膚是由被水給泡損壞的碎木頭所製成的，被生鏽的釘子代替了牙齒。它那外觀可怕的手伸向(他們)，手指像彎曲的鉸鏈，手掌像破碎的瓦片。尼科試圖要避開，在繩索網綁允許的範圍內盡可能的遠離。

「冷靜下來。」那個人影說道，它的聲音是琦夢，那個身型也是琦夢，但不知何故像是被柳條人給變形了一樣。她再次朝尼科伸出手，這次(他們)並沒有移動身體。當她將鉸鏈手指鉤在第一圈的繩子下並開始要鋸開它，卻發現只需彎曲她的手指便可以切斷其纖維。

又另一個邪教徒飛到了房間的另一邊，(他們)身後的空氣被喊叫聲和高笑聲給填滿了。泰瓦似乎正在享受著此刻他生命中的美好時光。「至少還有人在度過愉快的一天，」尼科嘀咕道。

琦夢向(他們)露出了一個可怕的笑容，臉上奇怪的角度讓她的表情變得如同是來自噩夢裏的一般。「我不認為他知道如何長時間度過糟糕的一天。」她說道。

當琦夢移動到(他們)身後，摸索著尼科的手腕時，綁在(他們)手臂上的繩子突然鬆落了。瓦伽沃發出巨聲咆哮，並拍打著翅膀，牽扯著周圍的牆壁都在顫抖、扭曲著，而整棟房子似乎也因為突然爆發出的可怕生命力而痙攣震動了起來。溫特再次衝向那扇門，卻因為一名邪教徒猛地撞在門上，而阻止他打開門，結果他再次踉蹌地倒退了回來。

綁在尼科手腕上的繩子也鬆開了，(他們)趁機抽出(他們)的雙手，從空氣中抽出兩塊碎片，把它們丟向飄萍。碎片分別割斷了將她的手臂和腿固定在椅子上的繩索，她從椅子上滾到了地板上。同時尼科已經準備好了另一塊碎片，當琦夢還在和把(他們)的腿固定在椅子上的繩子奮戰時，尼科解放了她的雙手。飄萍快速且輕盈地走到放著他們武器的桌子旁邊，取回了她的劍。

正是就在此時——瓦伽沃停止了咆哮，並向空中噴射出酸性的白色網狀雲團。飄萍輕鬆地切開了網子，她幾乎像是在地板上跳著舞般到達哪失的身邊，把他的繩索也切開，並將一個小而堅硬的物體壓到了他的掌心裏。「你可以改變你的命運。」她低聲說著，然後就從他面前消失，已經直衝向巨大惡魔蛾的身體。

溫特第三次嘗試著要去打開那扇門，但被尼科的一塊碎片擊中了他的後背正中央，將他給包裹了起來，使他遠離了他那無比渴望的自由。尼科回頭看了一眼正在進行中的打鬥聲。

泰瓦正在與六名邪教徒對抗著，皮膚表面從血肉變成石頭，然後又變了回來，速度之快，彷彿就像是看著一片雲彩滑過太陽一樣。他也在高興大笑著。尼科又轉回看向琦夢。

一名邪教徒伸手抓向她，她則用鉸鍊手指猛力抓回去，劃破了對方的臉頰，他的臉上噴出鮮血，退了回去。她朝著泰瓦走去，並把尼米捷給的盒子拉到她的面前，開始快速撥動著上面的開關。當她足夠接近泰瓦時，他立刻觸碰了她的肩膀，她身體平常的成分開始湧出，驅散身上那暫時的恐懼狀。

盒子即刻將混合著藍色和綠色線條的數層掃描光線灑向空中。它們纏繞住最靠近的邪教徒，並在他的皮膚上快速擴開，以指數的速度倍增著，直到他完全被光芒給吞沒了為止。

「抓得好！」泰瓦鼓勵地喊道。

「我在戰鬥理論數學課中是名列前茅的。」琦夢說道。她從盒子裡又拉出一串線條，漫不經心地丟向泰瓦。當它擊中他的皮膚時，它開始自行綁在一起形成一種由線條互相打結而成的盔甲，從而偏轉了下一次擊中他的打擊。泰瓦眨了眨眼，隨即露出了笑容。

「嘗嘗數學的力量吧！」他一邊大喊道，一邊轉過身來，狠狠地打在邪教徒的臉上。

瓦伽沃發出咆哮聲。飄萍跳在了石製祭壇上面，正在與巨大的飛蛾惡魔決鬥著，切開他帶有腐蝕性的網帶，並擋住他企圖利用利爪攻擊她的動作。她的劍並沒能砍斷他那些看似細長的腿，但確實地將它們給擋開，並且隨著它不斷的吸收了越來越多來自瓦伽沃的攻擊能量，劍刃開始發出熾熱、耀眼的白色光芒。

在她的下方，哪失急急忙忙跑到基座前，抓起放置在其上浮著多美代幻影的盒子。他把手伸了進去，就當他的手指即將握住她的卷軸時，她轉過身來面對他。

「等等！」她哭喊著。

哪失愣住停了下來。

「我是來救妳的，」他說道。「媽媽，妳一定要讓我救妳出去。」

「他們一直在偷走我的故事，哪失，」她說道。「把它們拆散開並將它們奪走。我已經無法記得他們從我這裡偷走的東西，但我仍然記得你。我永遠、永遠都會記得你。」

「媽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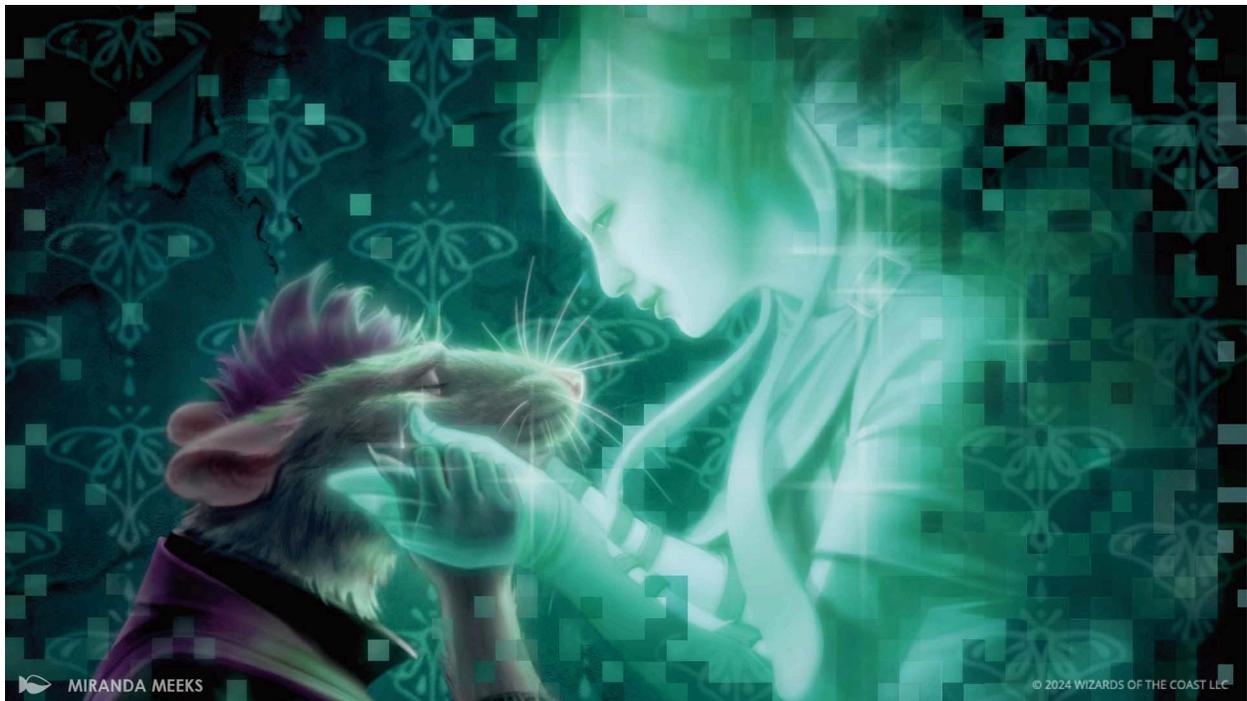
「是那些故事讓我能夠以這種形式存在著，它們取代了我所失去的血液、骨骼及生命力，而現在它們被奪走了。把我抓走的人將我和這個幽靈陷阱給連接在一起，把我困在這裡——那是唯一將我留在這裡的東西，哪失。他們是唯一能讓我保留下來的東西。這次你救不了我了。」

「媽媽，不。」哪失看著她，鬍鬚平伸，耳朵緊貼著頭骨，在困惑中顫抖著。

「哦，我最最可愛的孩子，有些故事的結局仍可以改變，而有些結局是已經無法改變的，我的結局是在幾年前便寫好的。你的母親——你真正的母親——非常非常的愛你，哪失，她如此地愛你，這個愛情故事是我少數沒有忘記的故事之一。當他們在試圖要奪走它時，他們發現如果我一但沒有了它，我其他剩餘的部分就會立即瓦解掉並消散而去。他們強迫我呼喚你，哪失，因為你是牽掛在我心中的故事。他們逼我把你引誘到這裡來，如同被獵人給困住了的月亮，對此我很抱歉。我很抱歉，非常的抱歉。」

「媽媽……」哪失的淚水滿溢出了眼眶。他們周圍的戰鬥消退成了滿是喊叫聲和武器碰撞聲的背景聲，但是這些都沒有眼前他母親閃爍著的幻影來得重要。「求求你了，我需要你。」

「你救不了我的，但是你也不需要。你已經不再需要我了，哪失。看看你所達到的成就！你像個英雄一樣衝進了惡魔之家的中心來拯救已無法被拯救的我。以及看看那些隨後而來幫助你的人們，就只是因為你需要幫助。你所受到的愛比你所想像得要多的多，哪失。去吧，成為她所認定你注定會成為的出色的人。」



哪失舉起了飄萍壓在他手中的小東西。「她說我可以改變我自己的命運。她告訴我……我可以……」

「不，親愛的，這個無法回溯到那麼遙遠的時間。紀錄著我的故事的書本已經闔上，我的故事已經完結了。我只要求你能再做一件事。」

「是什麼？」

「放手讓我走吧。」

哪失一臉驚恐但沉默地盯著她。

「我身上仍然有一些故事可以從我這裡偷走。求求你了，親愛的，求你讓我走吧，只有這樣我一生的成果才不會再被邪惡所利用了。釋放我，親愛的，放開我。」

哪失轉過臉去，看向身後的一片混亂。

尼科正在奮力地朝著門口移動，在跨過那些已經被泰瓦打倒下的人們時，同時將碎片丟進剩餘的信徒身體中。泰瓦仍在肆無忌憚地揮舞著拳頭，終於回復成他自身使用的元素來對抗眼前看似無窮無盡的敵群。琦夢緊緊跟在他身後，用她的魔法和機器守護著他的背後。

瓦伽沃再次發出咆哮並展開了翅膀。牆壁一陣顫抖，大量的窖孽種和夢魘從牆壁裏溢出，湧入到房間中。泰瓦伸手抓住了琦夢，房子特有的恐懼外貌再次席捲她，改變著她。魔法停止從她的盒子裡溢出，她用受傷的眼神看向泰瓦。

「這是唯一能保證你安全的方法。」他解釋道。

「我們沒有任何人是安全的。」琦夢厲聲說道。

「確實如此。」泰瓦一邊說著，一邊轉身擊退那隻在空中舞動著觸手，向著他們而來的烏賊型的夢魘生物。

尼科伸出手想要抓住門把——任何一個未知的時空都會比這裏更好。(他們)可以藉由找到預兆之路將(他們)給救出來。瓦伽沃發出另一次咆哮聲，門扇也跟著消失了，在尼科的指尖之下化為了灰燼。(他們)抬起頭來，怒視著巨大的飛蛾惡魔，手上準備好另一塊碎片。

飄萍的大半身體已被白色的絲線給纏住了，雖然她的手臂仍然是自由的，劍也仍在舞動著，但她的行動能力也因為她的困境而大大的降低了。尼科朝著她走去，卻被從側面給抓住了。(他們)轉過身，發現自己正面對著一把外型兇惡的鉤刀，距離(他們)的臉只有幾吋之遙。

「為了門檻！」邪教徒大喊一聲，無情地刺了下去。

尼科感覺到那刀鋒刺穿入(他們)的眼睛，繼續穿過(他們)頭骨裏那層薄薄的屏障，輕鬆地切開裏面的肌肉和骨頭，直到它刺入到尼科的大腦組織裏，擾亂了思緒並切除掉記憶，直到一切都陷入了黑暗和寂靜之中，(他們)即將要死去了，在距離塞洛斯如此遙遠的地方，(他們)永遠不會見識到地獄，也永遠都不會到達來世——

整個世界像過度繃緊的弓弦一樣斷裂開來，而尼科抬頭看向瓦伽沃。(他們)在邪教徒能夠再次抓住(他們)之前跳開，並投出了一塊碎片，將這名男子包裹在閃閃發光的魔法之中。當(他們)又準備好兩個碎片的時候，(他們)突然被從後面給抓住，並失去了平衡。

瓦伽沃發出一聲憤怒但意味著勝利的咆哮聲，將一邊翅膀的一部分從牆面上撕了下來，把飄萍給擊倒在地，然後將其拉回到木頭和石頭之中。他用一根捲鬚將她所掉落的劍推開，當他傾身靠近對著她說話時，天花板似乎也跟著塌陷接近到地板。

「我會吞噬掉你所有的一切，然後我會按照我自己的形象喜好摧毀掉你的世界。」他嘶嘶地說道，聲音突然變得溫柔。「你輸了。」

「你也是！」哪失大喊著。瓦伽沃看向年輕的鼠人，正好看到他把手伸進入幽靈陷阱內，把多美代的卷軸給舉了起來，還給她自由。她對他露出微笑，淚水流過她半透明的臉上，隨即便消失在月光之中。

「我們已不再需要她了，」瓦伽沃說道。他把注意力轉回到被壓制住、仍在掙扎著的飄萍身上。「現在我已經擁有了你們所有的人。」

他張開嘴，露出一張滿是斷針和玻璃碎片般牙齒的大嘴，又向著飄萍靠了過去，準備咬下去。

他身後的牆壁上閃現出一絲藍白色的光芒，會被注意到只是因為它和周遭太過格格不入而引人注目，瓦伽沃的身形動作也跟著僵住了。他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哽咽聲後，再次挺直了身子，將整個房間都給充滿了，在他周圍的房子也跟著靜止不動著。他低頭看著自己的胸口。一把閃爍著藍色魔法光芒的武士刀刃從中伸出，刀身上仍閃爍著血水和汗穢。

瓦伽沃試著要說話，但卻發不出聲音。

刀尖退了回去，留下了一道滲漏不止的傷口，支撐著瓦伽沃身體的織帶猛地拉緊，急速的把他拉向天花板。在巨大惡魔消失退去的地方，露出了雙手緊握著武士刀、呼吸粗重的魁渡。在他身後的牆面上，有一扇由藍色和白色光芒所組成的門扇，框架上覆蓋了滿滿交錯著的三角型、圖騰化的龍以及小飛蛾的圖案，這些小飛蛾看起來是給人一股希望感，不同於散落在宅邸內各處，只會喚起絕望感的飛蛾圖案。整個圖案都閃耀著明亮的光芒，擊退了周遭的陰暗。

那扇門猛然大開，露出在門後另一邊的一個短廊，以及在更後方的第二扇門。波費出現在入口處，不斷粗暴的在揮著手。

「過來這裏！」他大喊道。「我堅持不了太久的！」

尼科抓住飄萍的劍，用它把她從絲繭中解放出來，然後把劍遞回給她，並把她拉起身來。他們一起向著門口跑去，哪失跟在她們後面，腋下夾著她母親的空殼卷軸。在房間的另一邊，琦夢拉了拉泰瓦的手臂，向著其他人做了個手勢。他把她抱了起來，放到自己的肩膀上，然後追趕在他們身後。

就在他們快要到達的時候，一隻夢魘突然襲來，利爪向著泰瓦的頭部劃去，琦夢也尖叫了起來。在這一霎那六隻手裡劍猛地釘入它的手掌上，然後掙脫束縛，飛回到魁渡的身邊，重新組裝成他手中的劍，而他向泰瓦點了點頭，邁入到那扇門內。

泰瓦也衝了進來，手臂裏抱著琦夢，門扇隨即在他們的身後關上了。

---

「快點，快點，」波費一邊說道，一邊示意其他人快點加速沿著短廊走去。「這個空間不太穩定。」

「這個是什麼？」尼科問道。

「一個人造的預兆之路。」魁渡說道。「我的火花、波費的心靈魔法、阿米娜圖的命運扭曲之術，以及在我被逼到不得不跳過虛空時所帶走的一塊房子的碎片。一旦波費放開了他的控制力，它就會消散回歸黑暗虛空並消失殆盡，我可不想要和它一起消散而去。」

哪失停下了腳步。

就在其他人都已經快要抵達第二扇門前的時候，飄萍回頭看去，並皺了皺眉頭。

「哪失？」她問道。

哪失看著握在手中的空卷軸。「你的屍體留在了神河，和我們在一起，」他對著它說道。「但你的靈魂是屬於黑暗虛空的，我早已知道這一點。我希望你現在可以安息了，我希望你能知道你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你的故事已經完成了，但我的故事卻才剛要開始。我愛你。」

他把卷軸放在短廊的地板上，然後追上其他人，跟隨著他們踏入拉尼卡午後的陽光之中。

波費是最後一個退出短廊的。在當確定其他人都自由了之後，他隨即急速的比了一個手勢，門砰地一聲關上，化為一片微小、閃閃發光的白色飛蛾之後消失不見了。

「你現在可以把我放下了。」琦夢說道。

「抱歉。」泰瓦毫無悔意地回答道。

「泰瓦，你身上穿的是什麼東西？」魁渡問道。

泰瓦看了看他的背心，然後聳了聳肩。「琦夢說這會幫助我在房子內能更好的隱藏起來，但是現在沒有躲起來的必要了。」

他脫下了背心，看向飄萍和魁渡、哪失和阿米娜圖成對站在一起的地方，義丸圍著他們在重逢的狂喜中跳著舞，他的羽毛尾巴瘋狂地揮舞著。

「看來這件事情背後的一切都已經被揭露出來了。」泰瓦幾乎是帶著哲學般的說道。

---

瓦伽沃的身體再次從天花板上降了下來，環視著禮堂中戰鬥之後所留下的廢墟。地上四處散落著邪教徒的屍體，窖孽種在它們倒下的地方已經開始腐爛了，夢魘們正在消失退去，因為找不到任何可以吸食的恐懼。

巨大惡魔胸口的傷口還持續在滲出黏稠且難以形容的液體，瓦伽沃也發出著嘶嘶聲。他需要進食，然後返回到繭中療傷。吸收生命就能讓他再次煥然一新，而他的信徒們所收穫的故事也將會為他的探索用誘餌奠定好基礎。他所需要的就只是耐心，獵物就會來了，獵物總會自己靠過來的。

但並非所有的獎品都已逃出了它的掌心，他看向頭頂的閣樓，用一根捲鬚纏住一團不住蠕動、顫抖著的橙色毛皮，然後把它拉到視野之中。這個生物露出牙齒，奮力咆哮著。瓦伽沃用力搖晃著它，直到它停下了它的威脅。這個東西很有價值，將會對他很有用處的。

不用再等太久的。但是現在，他需要先止血。他環顧著房間裏面，尋找著一個即便是僅剩下一絲生命的信徒也好，直到在它看到溫特時停了下來，溫特蜷縮在牆邊，那地方存在過那個通往被詛咒的月亮所開啟通往黑暗之地，曾經被打開過但是被遺棄了的大門。不知何故，他並沒有被綁住，而且手無寸鐵，他會成為很良好的養分。

溫特用眼角的餘光捕捉到了這個動作，轉身看到瓦伽沃的捲鬚向他延伸過來。他尖叫著爬了起來，但速度依然不夠快。它捲住了他的腰，將他的腳拉離開地面，無助的吊在半空中。

「我向你保證過自由，」瓦伽沃說道，他的聲音就像一座古老的地基所發出的嘎吱聲，沉重無比。「我會給你自由的，在某種意義上。」

它將溫特提高到仍在外漏、被刺穿了的胸口前，在那之後瓦伽沃融化進天花板之中，宅邸裡回復成一片寂靜。

---

飄萍站在庭院邊緣，義丸在一邊，魁渡在另一邊，看著哪失向著一群全神貫注的年輕人講述著他們的冒險故事。「他有天賦。」飄萍說道。

「是的，他的確是，」魁渡說道。「這些孩子應該都不會試著去打開神秘的門扇了。」

飄萍看著他，眼睛裏閃爍出狡黠的光芒。「如果是在過去，一個小小的恐怖故事會讓你停下腳步嗎？」

魁渡聞言大笑出來。

哪失環顧了四周，對兩人露出微笑，然後又回頭去繼續講說他的故事。義丸在原地不止的跳躍著，搖著尾巴，然後穿過庭院來到一群孩子面前，撲通地倒在阿米娜圖旁邊的草地上，阿米娜圖一隻手弄亂了它的毛皮，一邊繼續聽著。其他的學者已經和琦夢一起先行回去斯翠海文了。泰瓦和尼科似乎對一款名為「法師塔」的遊戲的構想感到興奮。在這時間，他們可以假裝多重宇宙中的一切都仍是正常的，一切都好的。

至少，這對神河來說是個美好的一天。

---

隨著尼米捷的測繪計畫的完成，以及確認過主要的預兆之路是安全的之後，波費和艾莊塔被釋放回到他們日常的職責之中，這對波費來說意味著回到深夜裏在他理想化的辦公室裏進行精神娛

樂，研究著他手上最新案件的證據。一尊破碎雕像的完美再現被放在了他的面前，改由閃閃發光的藍色碎片所組成，擺放成像是缺少了幾塊碎片的拼圖遊戲，就像他當天早些時候所看到的那樣。

他沒有注意到身後的藍白色牆壁開始微妙地發生了扭曲，門框的形狀慢慢地從架子和照片中顯現了出來。隨著它的成形，正中央的空間開始變得平滑，形成了一扇刻有白翅飛蛾的門扇。它們翅膀上的眼點相對比較窄長，似乎是在透過影像怒視著眼前的他。

門用比出現時還要緩慢的速度打開來，一股涼風吹進了辦公室，波費頓時渾身僵硬。

但是當他環顧著四周時，卻又什麼都沒有看到。

---

原文連結：[Duskmourn: House of Horror | Episode 6: Don't Die](#)